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五十八

宋 衛湜 撰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

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

鄭氏曰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決之於射男子生而有射事長學禮樂以飾之歳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三歳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流猶放也書曰流共工于幽州

孔氏曰此一節明天子以射禮簡選諸侯以下德行

能否又明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無流亡之患諸侯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選但既為諸侯卿大夫更以射辨其才藝高下非謂直以射選補始用之也男子生有懸弧之義因此射事更飾以禮樂則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是也凡事之中能窮盡禮樂而可數為之以興立人之德行者莫如射故聖王務重焉漢時謂郡國送文書之使為計吏其貢獻之物與計吏俱來故謂計偕物也偕俱

也中多者得與於祭此謂大射也案書傳云古者諸
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
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
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不云益
地者文不具耳又曰一不適謂之過註云三年時也
再不適謂之敖註云六年時也三不適謂之誣註云
九年時也一絀以爵再絀以地三絀而地畢註云凡
十五年鄭以此知三歲而貢士也

廬陵胡氏曰歲獻獻計偕之物也於是貢士鄭謂歲獻每歲獻也貢士三歲一貢此蓋書傳之説竊案經意止謂歲獻即貢士爾與書傳異也鄭義非

藍田吕氏曰古之選士必以射者非專事於射也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固以德進言揚選也天子又試于射宫而進退之將以考諸侯所選之中否而從之有賞罰也射者男子之事也男子之事必有志於四方禦侮扞難則其任也故桑弧蓬矢設於始生士不能

射則辭以疾蓋不能射則幾於非男子也及其禮射則容體欲比於禮節欲比於樂而中欲多非其志專一則不能也非動容閑習則不能也非心夷氣平強有力而不憚煩則不能也由此觀之射雖一藝而可以觀人之德行則先王選士之意微矣學者閒燕肄業樂而不流究節文之義理亟習之而不倦足以正志意和容體以養人於善此先王所以制射禮故曰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

務焉也天子試士於射宮以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反此者不得與於祭蓋禮樂節文之多唯射與祭為然能盡射之節文而不失其敬可以奉祭祀矣能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而中多則其誠可以事鬼神矣諸侯以貢士之數與於祭不與於祭而有賞罰以行益地削地之法焉則諸侯所以為諸侯亦以射選也故曰射者射為諸侯

嚴陵方氏曰天子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虎侯則

天子所自射也熊侯則助祭諸侯所射也豹侯則卿大夫士所射也射之中否足以觀人之賢不肖故天子以之選人焉以之選人而天子亦自射者以身率之也或先行燕禮或先行鄉飲酒之禮所謂飾之以禮也或以騶虞為節或以貍首為節所謂飾之以樂也助祭者助天子行禮樂之事也故射中多者然後得與於祭焉其容體比於禮即進退周旋必中禮也其節比於樂即以采蘩為節也比謂與禮樂相比而

不失必曰比於禮樂而後曰中多則知不比於禮樂而偶中者亦不可以言中矣故孔子言射不主皮以至投壺則比投不釋者以是而已射者士也貢士者諸侯也或中或否雖在士而有慶有讓則在諸侯焉故曰射者為諸侯也

山陰陸氏曰據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此大射也故士不與知然者以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卿大夫則

共槩侯知之也亦天子多賢大射擇賔宜不至於士據若賔射則士射豻侯然則此經云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奈何曰射固所以選士特大射不為諸侯與士設爾故曰諸侯在廟則皆北面詔相其法又諸侯歲獻貢士天子試之於射宮而中多者得與祭據此大射不為諸侯與士設可知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笱非禮樂未有可以數為者也歲獻貢士猶言獻之歲貢士也獻三年獻比要之類流亡孟子所

謂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是也

長樂陳氏曰貢士與射其來尚矣蓋人之賢不肖不能逃於威儀揖讓之間而好惡趨舍常見於行同能偶之際故射於澤宮飾之以禮樂以觀其德比之以偶以觀其類則人材其遺乎　又曰儀禮鄉射合樂大射不合樂者鄉射屬民欲以同其意大射擇士與祭欲以嚴其事故也

石林葉氏曰貢士而擇之助祭者所以示欲而不敢

尊爵禄也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庻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鄭氏曰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賔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也

莫處無安居其官次者也御猶侍也以燕以射先行燕禮乃射也則燕則譽言國安則有名譽譽或為與孔氏曰上經說諸侯君臣之射此明諸侯之射所歌樂章之節者此貍首之詩也但此篇有貍首字故以為目若騶虞詩其字亦在篇内也侯氏謂諸侯也此諸侯出於王是王之曽孫也小大莫處言燕之時大夫君子及衆庶之士小之與大無有處於職司而不來者皆御侍於君之處所也則燕則譽燕安也既君

臣歡樂用是燕安有聲譽是諸侯自為修正之具鄭

註樂作而射見大射禮若燕射則說屨升堂坐之後

乃射故燕禮脫屨升堂獻士畢若射則大射正為司

射如鄉射之禮是也

藍田吕氏曰國家閒暇諸侯與其卿大夫盡志於射

以習禮樂是諸侯以禮樂養其羣臣也諸侯貢士於

天子天子試之以射以中選之多寡為諸侯賞罰則

諸侯皆勉習禮樂以事天子是天子以禮樂養諸侯

也諸侯養其羣臣至於則安則譽則無流亡之禍矣天子養其諸侯至於則安則譽則兵不用矣此所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者也

嚴陵方氏曰侯氏即諸侯以旁出於天子故以氏言之若韡奕言侯氏燕胥覲禮言侯氏亦皮弁是矣言曾孫以見世為諸侯其功德非一世之積也天子制射禮於上諸侯務之於下養諸侯者以使之習聽禮樂則所以養之也養之以禮則不爭養之以樂則無

怨不爭無怨則兵不用矣諸侯自為正之具者以射求正諸已故也

山陰陸氏曰正言曾孫著諸侯如此非一世之習也

四正蓋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正據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三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二正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

者不入其餘皆入葢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葢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葢㢡有存者

鄭氏曰矍相地名也樹菜蔬曰圃先行鄉飲酒禮將射乃以司正為司馬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為司射也延進也出進觀者欲射者也賁讀為僨猶覆敗也

亡國亡君之國者也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旣有為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子路陳此三者而觀者畏其義則或去也延或為誓公罔之裘之發聲也射畢又使此二人桑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語謂說義理也三十曰壯耆耋皆老也流俗失俗也處猶留也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曰期頤稱猶言也行也者不言有此行不可以在此賔位也序點或為徐點壯或為將旄期或為旄勤今禮揚皆作騰

孔氏曰此一節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選賢誓衆之禮案儀禮鄉射先行飲酒之禮此矍相之圃謂賔射故鄭註鄉侯二正是用賔射之正也獻賔及介與衆賔之後未旅之前作相為司正至於將射轉司正為司馬立司馬之時孔子使子路為司射之官出門而延進觀者及欲射之人敗軍之將言無勇亡國之大夫言不忠且無知與為人後謂有人無後既立後訖此人復往奇之是其貪財也奇謂配合之外更有奇

叟也公罔氏也裘名也序氏也點名也至將旅之時使二人俱舉觶以誓衆而說所誓之事二十曰幼三十曰壯六十曰耆七十曰耋自幼壯以來行孝弟耆耋而愛好於禮身行獨行不從流移之俗修潔其身以俟死問衆人有此諸行則可在賓位也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者此之所誓彌精於前前雖云孝弟好禮未能不倦不變年雖甚老行道不亂亦精於耆耋好禮但此記所陳唯約鄉射禮衆鄉射司射比衆耦于

堂西北出延者蓋觀者既多庭中不容故出延之入乃比耦也以初觀者在門外未有賔主之禮故誓惡者令不入以鄉飲酒禮差之射禮畢旅酬之時乃使二人舉觶故鄉射禮畢司馬反為司正樂正升堂復位賔取俎西之觶酬主人主人酬大夫自相旅畢君使二人舉觶於賔與大夫則當此公罔之裘序點二人舉觶之節也但衆耦射事既了皆在賔位主人以禮接之不復斥言其惡但簡其善者耳旄期之老不

復能射而得在位此老人本觀禮雖不能射與在賔中故知旅酬之時其人猶在也

藍田吕氏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互鄉難與言也猶與其進陽虎勸之仕則諾之以温良恭儉讓之德行於天下未嘗拒人如是之甚也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故矍相之事疑不出聖人聖人没門人弟子欲阿所好而為此說將以推尊聖人而或不知其德雖逆聖人之意或及於是而不知非聖人之所當言

如記稱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固孔子之事也而謂孔子言之則非也故矍相之事謂聖人有是意則可矣謂聖人使門人言之則非也雖然語亦有理也故不得不解鄉射之禮先行鄉飲酒至於將射以司正為司馬故曰射至於司馬也記云既旅士不入明未旅士猶可入而與射故子路執弓延射有入不入及去者入者之辭也卒射司馬反為司正然後行旅酬卒旅然後使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射事旣卒

則衆賔皆在賔位故公罔之裘與序點揚觶以衆官皆在賔位故有不在此位及去者處者存者之辭也賔在門外則司馬誓之使惡者不入賔在賔位則二人舉觶而語不復斥惡但使善者處耳責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皆有負於世非賢能者也舍其親而為人後有所利之而與求焉是為與人為後與人為後者見利而忘親此君子之所不取也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德有立矣

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德有成矣葢士之立於世無惡者寡矣無惡者有之有立者寡矣有立者有之成德者寡矣不在此位也者疑辭也葢言在此位也衆所會聚簡别賢不肖人所難言也故以疑辭示之猶言文不在茲乎葢言在茲也不曰乎而曰也者蓋深示其不斥言也

嚴陵方氏曰如堵牆言其周圍而固密也射至於司馬謂射至於使司正為司馬之時葢司正則以治禮

名之司馬則以治兵名之也燕禮事也射兵事也方
燕之時則名之為司正及射之時則名之為司馬亦
各從其類也以將射也故執弓矢以延之以將旅也
故揚觶而語焉又各以其類也夫賁軍之將不可以
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為人後者不可以誅
養幼壯孝弟者幼而孝壯而弟也孟子曰孩提之童
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之謂也
流俗言不知所從來也修身以俟死則死而後已也

學貴乎力故曰不倦禮貴乎常故曰不變道貴有序故曰不亂孔子十有五而志於學者不倦之謂三十而立者不變之謂四十而不惑者不亂之謂好學然後能立於禮立於禮然後能至於道故言之序如此不謂有如此者否則發問之辭也言能如此然後可以在此位也旄與耄同孟子曰反其旄倪勵與僅同清江劉氏曰先儒謂人有後矣而又往與之者也有後而又往與之是兩後矣安有兩後者且唯人無後

故求後未有有後而又求副者此非子路之指蓋與之者干之也求之也庶子奪其宗非干敷嫡子不後族人支子係族人嫡子而後其族非干敷諸父諸兄尊也諸弟倫也義不可為後非干敷禮不後異姓不為子異姓而為人子非干敷庶子而奪其宗則篡其祖也嫡子而後其族則輕其親也諸父諸兄諸弟而後其子兄弟則亂昭穆也異姓而後於人則背其姓也周衰此等蓋多此仲由之所惡也然則異姓何以

有為人子者曰世衰禮廢必首於夫婦之間夫死子幼莫安其室於以適人少依其居長從其姓貴利其祿富利其貨而莫之自外此亂之甚者君子不易人之姓人亦不可易姓也

馬氏曰觀者如堵牆以言其衆庶也揚觶而語以言其詢衆庶也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入蓋謀人之兵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二者可以死而不死則非忠捨己之親而與為人之後者則非孝

也去與入半以言其圃之外者去與處半以言其圃之內者而勵者僅也葢公罔之裘語之以略序點語之以詳略故責之以輕而處者半詳故責之以重而存者少則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所謂序賔以不侮也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所謂序賔以賢也葢幼壯孝弟言其善始好學不倦言其善終耆耋好禮則未至於道旄期稱道則不止於禮不從流俗者不從於外而已好禮

不變則不變於内此其輕重之别也

山陰陸氏曰觀者如堵牆爲孔子來是以如是之多

子夏曰聖人之埜人與爲人後者謂不見先於人也

孔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揚觶

將以飲不勝者鄉射云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

觶立卒觶是也唯賢者發而不失正鵠故曰不在此

位聞公罔之裘之言而去者蓋不能保其必勝者也

故曰發而不失正鵠者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

彼將安能以中公困之裘揚觶以待初射之用序點又揚觶蓋以待再射之用鄉射曰設豐實觶如施之此當實序點所揚之觶也夫禮必再射以備幸中故序點所言又進於公罔之裘一等

射之為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已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故天子之

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

鄭氏曰大射將祭擇士之射也以為某鵠者將射還視侯中之時意曰此鵠乃為某鵠吾中之則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得為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為諸侯謂有讓也

孔氏曰此一經釋射之名及鵠與侯之文凡射者大射則皮侯賓射則正侯燕射則獸侯唯大射有鵠此

據大射而知然鵠則上下俱同無復君臣父子之别而言以為父鵠者謂升射之時既身為人父則念之云所射之鵠是為人父之鵠中則任為人父不中則不任為人父故為人之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及君臣皆放此故鄭註云某之鵠以父子君臣不定一故稱某也各射已之鵠者謂衆射之人雖各射一鵠各射已所主之鵠也天子大射謂之射侯者言天子所射之物謂之射侯言射之中能服諸侯也舉大射言

之其實賔射燕射皆謂之射侯也射中則數有慶賜
堪得久為諸侯不中則數被責讓不得久為諸侯非
為射中封為諸侯不中不得為諸侯也案大射禮云
耦升自西階並行東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
足履物南面回還視侯之中鄭註還視侯中謂此時
也凡天子諸侯卿大夫禮射有三一為大射是將祭
擇士之射二為賔射諸侯來朝天子入而與之射或
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也三為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

其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而士無大射故司裘職云大射唯明王及諸侯卿大夫不及於士故鄭註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是也其賔射燕射士皆有之故射人云士射豻侯二正是士有賔射也又鄉射記云士布侯畫以鹿豕是士有燕射矣其侯天子大射則射皮侯故考工記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又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鄭註考工記皮侯謂此侯也畿內諸侯大射則張熊

侯豹侯故司裘職云諸侯則共熊侯豹侯設其鵠是也若畿外諸侯大射亦張三侯鄭註云遠尊得伸故亦張三侯一曰大侯鄭註云則天子熊侯謂以熊皮飾之二曰糝侯鄭註云糝雜也豹鵠而麋飾三曰豻侯鄭註云豻胡犬皮飾侯若畿內卿大夫射麋侯故司裘云卿大夫則共麋侯是也其畿外卿大夫射侯無文於諸侯既得三侯其卿大夫蓋降君一等則糝侯豻侯其大射之侯皆有鵠其鵠則三分侯中而居

其一故考工記云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凡皮侯者各以其皮飾侯側又方制其皮以為鵠故鄭註司裘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制之以為䳘謂之鵠鵠小鳥而難中故以中之為雋其天子以下賔射則射人云王射三侯五正諸侯射二侯三正卿大夫射一侯二正士射豻侯二正鄭云謂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五正者中朱次白次蒼次黄玄居外三正損玄黄二正畫以朱綠鄭又云二侯者

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賔射於朝之禮也考工記梓人職云張五采之侯則逺國屬凡賔射之侯謂之正鄭註大射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然則天子賔射用五正三正二正之侯畿内諸侯賔射用三正之侯卿大夫用二正之侯士亦用二正之侯又飾以豻畿外諸侯以下賔射其侯無文約大射諸侯既同天子張三侯則賔射亦同天子用五正三正二正之侯其卿大夫射亦

三正二正之侯士射二正之侯也天子以下燕射則尊卑皆用一侯故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鄭註云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隂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謂此也鄉射記不别畿外畿内之異則諸侯

以下內外同也此三射之外又有鄉射謂鄉大夫貢賢能之後行鄉射之禮而詢衆庶故鄉大夫職云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是也又有州長射于州序之禮並同賔射之法故鄭註云鄉侯二正此外又有主皮之射凡主皮之射有二一是卿大夫從君田獵班餘獲而射書傳云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鄭註鄉射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二是庶人亦主皮

之射故鄭註周禮云庶人無侯張皮而射之是也又有習武之射故司弓矢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是也

藍田呂氏曰謂之射者有二義曰繹也曰舍也繹者各紬繹已之志如所謂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是也舍者發也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蓋言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則發必中矣謂之鵠者取名於鳱鵠鳱鵠鵠名小鳥而難中參分其侯而

鵠居一則鵠者方制之置侯之中以為的者也射之為藝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所以父子君臣各以已為之鵠射者各射已之鵠意曰為人父者不中則不得為人父為人子者不中則不得為人子為人君為人臣亦然故雖諸侯之射亦以中則得為諸侯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是以謂之射侯故古之射者志於中也其專如是豈特志於中鵠中侯而已哉中父之鵠則反求所以中為人父之道中子之鵠則反求所以

中為人子之道是乃所以充其類繹其志也天子將祭擇所以與祭者故先射於澤後射於射宫所以重黜陟且明天子所以嚴祭祀也以是為諸侯之賞罰所以明政刑且帥諸侯之事天子也

嚴陵方氏曰繹若紬繹之繹言其繹於内而明於外舍若趨舍之舍言其舍於此而之於彼詩不云乎舍矢既均又曰舍拔則獲射固有舍意各繹己之志者若為人子為人臣各繹己之志於其鵠也前言内志

正外體直而此言心平體正者皆互言之爾鵠一也而有父子君臣之異名何也各隨其所志以為之鵠為人父者所志在於為父故以所射之鵠為父鵠言射中其鵠乃可以為人父故也所謂子也君也臣也亦若是而已夫是之謂各繹己志也射者不特君臣父子而此止以是為言者内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故也夫射者擇士之射也擇士將以助祭禮之大者莫如祭故以大言之自卿大夫而下皆俾之射

然止以射侯為言者蓋人臣之貴莫貴於諸侯以見雖至貴者亦由射而得之也自卿大夫而上皆在所擇然止以擇士為言也以士卑而衆尤在所擇故也山陰陸氏曰舍讀如舍矢如破之舍舍無義也故經釋繹而已王文公曰鵠遠舉難中中之則可以告故射侯棲鵠中則告勝焉同是射侯也而謂之射侯主言大射則射侯者射為諸侯正在於此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

而射女是則所謂射侯蓋亦取如此故曰大理物博有是哉

新安朱氏曰射中則為諸侯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此等語皆難信書謂庶頑讒說侯以明之然中間若有羿之能又如何以此分別恐大意略以射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

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

鄭氏曰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

孔氏曰前經已言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此又重言之者前經明諸侯貢士之制此經論人君將祭擇士也此宮蓋於寬閒之處近水澤

而為之非唯祭而擇士餘射亦在其中故書傳論主皮射云嚮之取也於圃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是主皮之射亦在於澤也選士於澤不射侯也但試武而已故司弓矢云澤共射椹質之弓矢鄭司農引此射義之文以是知於澤中射椹質而已又鄭註司弓矢云樹椹以為射正射甲與椹試弓習武也其主皮之射則張皮亦揖讓也上文有讓削以地有慶益以地此總云進爵絀地故鄭云有

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絀地進則爵輕於地故先進爵而後益以地也退則地輕於爵故先削地而後絀爵也

長樂陳氏曰古之聖人齊明以潔心而致其恭於内盛服以治身而致其恭於外固足以致神明之來格矣然猶以為未足以盡禮也故又俯而取諸人尊有道任有德承之者也舉賢而致之肩之者也聚衆而誓之戚之者也承在禮肩在仁戚在義仁義禮是吾

之於祭也可以無憾矣然用之而不擇與不用同擇之而不以射與不擇同故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夫非以射之足以盡人之能歟衡心之平然後可以持弓之審繩體之正然後可以持矢之固蓋心不平則弓不審而體不正則矢不固此性命之理寓於冥冥而世人未之或知也先射於澤宫以擇士而習之而射宫則在廟是已能者陟否者黜此祭之所以為有射也

嚴陵方氏曰言澤則知其在野言宮則知其在國先習於澤而後射於宮射事有漸故也削地益地謂所貢士之諸侯也所謂慶讓者不特在地亦有在於爵焉故總言進爵絀地也於讓曰絀地知慶之為益地也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

鄭氏曰男子生則設弧於門左三日負之人爲之射乃卜食子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男子重射之義男子三日射人以桑弧蓬矢者則有爲射之志故長大重之桑弧蓬矢取其質也所以用六者射天地四方也禮射唯四矢象禦四方之亂三日射罷而後用穀以食其子也

藍田吕氏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也人之類男子爲貴也其配則天也陽也乾也可以服人而不可以服於

人者也故天地四方之大皆吾之所當有事也不能則幾於非男子也故於其始生所以用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也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故君子寧功浮於食不使食浮於功有事於天地四方而後敢用穀則功浮於食無愧於食是亦男子之事也故因射義及之

嚴陵方氏曰天地四方謂之六合以上與下為合東與西為合南與北為合故也以射六合故以六矢射

之射之則以射人代之而已六合男子之所有事也生而必射以示其有事之志射而後食以示其受禄之道用穀謂用穀米食之故曰飯食之謂

馬氏曰先其所有事而後敢用穀者論語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儒行曰儒有先勞而後禄皆此意也

天台陳氏曰案賈誼新書載懸弧之禮東方之弧以梧南方之弧以柳中央之弧以桑西方之弧以棘北方之弧以棗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高射西

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據此禮則應有五弧矢言射中央而不言天地其旨粹矣不知作記者何所考騤

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已已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鄭氏曰諸猶於也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

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

孔氏曰此一節明射是仁恩之道唯求諸已故恥其不勝而爭中其爭也君子言君子因射亦有爭也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經云揖讓而升謂飲射爵時揖讓非射時也鄭註勝者袒決至升飲皆大射文

藍田呂氏曰仁者之道不怨天不尤人行有不至反求諸已而已蓋以仁為已任無待於外也射者求中有似於此故曰射者仁之道也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知反求諸已而不怨勝已者知所以中不中莫不在於已非人之罪也至於愛人不親治人不治禮人不荅則反尤諸人蓋不以為已任不知其類者也君子無所不用其學故於射也得反已之道焉爭者爭勝負也君子之於天下也所以與人交際辭讓

而已爵位相先患難相死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隂陽之和則無所事於爭矣而獨於射也求中是以勝負爭也然射禮勝飲不勝所以爭中者爭辭乎飲也

嚴陵方氏曰爭者德之逆君子無所爭曰無所則與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之無所同義君子雖無所爭然有所必爭者則有在乎射也揖讓而升堂復下而飲不勝則材養不材之意也材養不材仁之道也君子

當仁不讓於此安得而不爭乎王氏謂求勝人而害之者小人之事也求勝人而養之者君子之事也馬氏曰射者仁之義也蓋始於由已而成於反已者射也故愛人不親反其仁然後為仁射而不中反其射然後為射此仁之與射所以同道夫豈有怨乎彼哉然雖不怨於內而不可以不爭於外不怨所以為仁而必爭所以為知也蓋射之爭爭於揖讓升降之間而非射之爭則爭於財利忿圭之際則其爭也君

子君子無所事爭必也射乎以言其爭出於不爭也
新安朱氏曰此言君子恭讓不與人爭唯於射而後
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讓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
非若小人之爭矣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
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
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
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鄭氏曰何以言其難也聲謂樂節也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正之言正也鵠之言梏也梏直也言人正直乃能中也發彼有的發猶射也的謂所射之識也言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女爵也辭養讓見養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射中之難以中為貴何以射者言人之射何以能使射中與樂節相應也何以聽者言何以能聽此樂節使與射中相合也言射中樂節兩相應會作何法以為之至極難矣循聲而發謂射者

依循樂聲而發矢不失正鵠言其中也射中與樂節相會唯賢者乃能是難也不肖謂小人也若小人何以能中引詩小雅賓之初筵之詩鄭註聲謂樂節騶虞九節之屬畫布曰正則賓射也棲皮曰鵠則大射也所射之識謂記識之處即正鵠之中也

藍田呂氏曰君子責己重而責人輕我之不中則反求諸己曰非病也不能也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唯賢者能之若不肖之

人彼將安能以中此責已重也彼之不中則曰非不能也病也老也酒者所以養老與病也揖讓而升以禮相下以飲其不勝者此責人之輕也詩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求中以辭爵則所以爭者乃所以辭也養則利之也爭辭養乃所以爭辭利也異於衆人之所以勝負爭也故曰其爭也君子射之為藝非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射以樂為節射者欲其容體比於禮而中多故曰何以射欲其節比於樂循聲而發發而

不失正鵠故曰何以聽何以射者體之所動不在乎他也何以聽者耳之所司不在乎他也是謂用志不分不過乎物推是道也將無入而不自得況於射乎居是位也行是事也其心也或之乎彼也或之乎此也一出焉一入焉將無所往而可也故射雖一藝而可以分賢不肖者以此

山陰陸氏曰射而不勝為勝者所飲則非爾爵也是彼爵也彼爵所以養老養病之爵與彼康爵異矣詩

曰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康爵不病之爵

長樂陳氏曰鵠之為物遠矣舉而難中射以及遠中鵠為善故正鵠欲其不失所以為賢也射者何以射為不主皮而射也何以聽為循樂之節而發也郊特牲曰射之以樂也如此而已蓋不主皮而射則其容比於禮循聲而發則其節比於樂禮樂由賢者出故持弓矢審固可以言中若不肖之人事勇力忘禮樂安能中哉故孔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

也此先何以射而後何以聽主禮而言也郊特牲先何以聽而後何以射主樂而言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五十九　一百六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　垣

謄録監生臣劉天綸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集說卷一百五十九

宋 衛湜 撰

燕義第四十七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燕義者以其記君臣燕飲之禮上下相尊之義此於别録屬吉事案儀禮目録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勤勞謂征伐聘問詩曰吉甫燕喜是也臣有王事之勞亦燕之故燕禮記云若有王事是也

藍田吕氏曰古之君臣賔主之相接有饗有燕有食饗禮亡矣獨燕食之禮存焉儀禮公食大夫禮是也燕以飲為主食以食為主故燕禮之始主人酌以獻賔薦脯醢設折俎而無黍稷食禮之始主人親設醢醬大羮㴔夫為主菹醢之豆六三牲魚腊腸胃膚之俎七黍稷之簋六牛羊豕之鉶四㴔夫執觶酒設于豆東而不獻此燕食之别也饗禮雖無文然雜見于傳記之閒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恵饗有體薦燕有

折俎又云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又云若不親饗致饗以酬幣又云大饗卷三牲之俎于賓館故知饗禮之始如燕之始獻言爵盈而不飲則啐而不卒爵矣言有體薦則俎肉不折矣言几設而不倚則無脱屨而升堂矣又有酬幣又卷俎歸于賓館此燕饗之別也蓋禮者主於接驩故至於請安請醉旅酬無算爵少紓其敬也故其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此所以示慈惠也古之燕禮有

天子燕諸侯者湛露之詩是也有燕羣臣者鹿鳴之詩及記云君與卿燕則大夫為賔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賔是也有燕賔客者則記云若與四方之賔燕聘禮云燕羞俶獻無常數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三食三燕是也有燕族人者文王世子公與族燕則以齒是也有養老者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是也有因燕而射者大射禮是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為聘所以致親也而親親之心無所不用則燕之之禮不得而廢焉近自乎九族同姓與夫兄弟朋友之親而遠至乎諸侯君臣與夫蠻貊夷狄之邦莫不有恩以見其愛莫不有愛以盡其禮故禮行而人說而天下服者此乃古之所以為燕也竊嘗求之矣行葦之序曰周家忠厚故能内睦九族而其詩有或歌或咢洗爵奠斝是所謂燕九族同姓也而與夫頍弁之刺異矣常棣之詩曰閔管蔡之

失道而其詩有兄弟既具和樂且孺是所謂燕兄弟也與夫杕杜之刺異矣伐木之詩曰友賢不弃不遺故舊而其詩有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是所謂燕朋友也與夫谷風之道絶異矣若夫燕諸侯則有湛露燕羣臣嘉賓則有鹿鳴而燕夷狄則所謂蓼蕭澤及四海是已其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夫以湛露之諸侯為中國則蓼蕭之所以燕諸侯者皆謂之四海豈非夷狄歟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鄭氏曰職主也庶子猶諸子也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卒讀皆為倅諸子副代父者也戒令致於大

子之事教治脩德學道位朝位也國子諸子也軍法百人為卒五人為伍弗不也國子屬大子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也游卒未仕者也學大學也射射宮也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為說

孔氏曰此一節以燕飲之禮有庶子官故先陳庶子之事燕禮云主人升自西階獻庶子於阼階上又云庶子執燭是燕禮有庶子官云古者周天子官謂作記之人在周末追述周初之事也天子謂之諸子諸

侯謂之庶子其職掌則同故此記雖明諸侯庶子職掌其所載之事皆諸子職文也言此官職主諸侯及卿大夫士衆庶之子副倅於父之事所以官名庶子也戒令者下文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其事非一故鄭註云致於大子之事也與其教治與猶及也教謂教學治謂治身分别其貴賤之等正其朝廷所立之位此等諸子雖未為官皆繼父尊卑以為等級故有别其等正其位也此記云諸侯卿大夫士

之庶子之卒周禮諸子職則云掌國子之倅唯此為別但諸子職總謂之國子此云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者適子也謂之庶者庶衆也以其適子衆多故總謂之庶子非適子庶弟而稱庶子也必知適子者以其云倅是副貳於父之言故鄭註諸子職云國子者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又引王制云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是也國有大事之時則進致諸子於大子唯任太子隨時所用也若國有

甲兵之事則庶子之官付授以車甲合會之以卒伍
置立之以有司謂立其主將使統領之用軍旅之法
治理也正役也諸子既統屬大子隨大子徵發司馬
不得征役之也凡國之政事則非大事與甲兵也是
國之尋常小事謂力役土功胥徒之屬不與于國子
唯民庶所為國子存游卒者未仕者之中既不與尋
常政事但使之脩行其德學習道藝也仲春之時合
此諸子在於大學仲秋之時合此諸子在於射宫庶

子之官考校其藝能之高下而進退之案師氏職云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鄭註云貴游子弟王公子弟游無官司者則此游卒是游逸以為副貳者故鄭云未仕者也

藍田呂氏曰此篇所陳即周官諸子之職也其文有少異諸子掌國之倅此篇云庶子職諸侯卿大夫士庶子之卒國子即卿大夫士之子也倅者貳也子之為父後者皆所以貳於父也必用國子之卒者蓋古

之為國其使君臣相信非一日積也大子君之貳也
國子之倅諸侯諸臣之貳也以諸侯諸臣之貳事其
君之貳學相同則好相合矣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
冬夏教以詩書是也事相同則情相信矣率國子致
於大子唯所用之是也故大子雖未為君君臣之交
相際而已久賢不肖之别已悉可任使之才已備則
先王所以慮後世者不為不豫也戒令謂任之征役
也别其等謂父爵為之等也正其位謂在朝廷則尚

爵在學校則尚齒也國有大事謂大祭祀大喪紀大賔客大燕饗之類也甲兵之事謂師旅之役也國之政事謂凡力役田獵追胥之事也庶子之官者國子之師也游卒國子之未仕者也未仕則庶人力役田獵追胥之事不舍也然以國子之倅將使之脩德學道故舍征而存之以養材也合聚也春聚之學宮秋聚之射宮考其詩書禮樂之藝以進退其能不能以選才也

嚴陵方氏曰諸侯而下之子其長與倅皆在所掌所以爲庶也且諸侯而下其子總謂之庶子則又以别於大子故也下言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則庶子之職固及於國子矣止言倅者舉下以見上也長子謂之國子則以有國名之也卿大夫之子非有國者之子而通謂之國子者舉大以該之也以國子爲有國之子則知大子爲有天下之子矣戒則戒之使勿怠令則令之使有爲教則教之以其藝治則治之以其事

知其戒令而後可以教治之也等謂上下之等位謂貴賤之位經言以考其藝而進退之則等有上下矣又言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則位有貴賤矣周官師氏教國子保氏教國子其養固亦及於倅矣然以國子為主庶子職庶子之倅固亦及於國子矣然以長為主則大故其職列於地官以倅為主則小故其職列於夏官地官掌邦教也故師保以教養為主夏官掌邦政也故庶子以戒令為主周官謂之諸子此謂

之庶子者諸庶皆衆也其實一也猶之周官謂之宗伯而記則謂之宗人周官謂之甸師而記則謂之甸人也甲兵之事戎事也戎事不止於用甲兵止以是言之者甲以自營兵以勝敵戎之事如斯而已首言大事則戎事亦在其中矣授之以車則馬可知矣授之以甲則兵可知矣合其卒伍則聮之有數置其有司則帥之有人所謂以軍法治之也牵國子則倅從之可知矣軍法者司馬之所正治之以軍法而司馬

弗正者致之在於庶子用之在於大子以國之貴游不可以常民畜之故也若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之類所謂戒令也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之類所謂教治也先言合其卒伍置其有司者以戒令者庶子之職所主故也後言春合諸學秋合諸射者以教治者庶子之職所兼故也

馬氏曰燕義之設始於公族而公族之正始於庶子官記者之言燕義必先述其燕與鄉飲之禮凡以本

其始而已司馬治之則處之以義司馬弗征則優之以恩春合諸學而教之以文所以順陽秋合諸射而教之以武所以順陰

石林葉氏曰辨其等則親疏有序正其位則貴賤有等所謂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也天子之嫡曰大子諸侯之嫡曰世子者蓋對而言之則有異離而言之則諸侯之嫡子亦通稱為大子也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所以致義司馬弗正所以致仁庶子所治仁

義而已矣師氏教國子而貴游子弟亦學焉此言國子存游卒者蓋師氏所教則嫡子者也其游卒則諸子教之德有體所以修道無迹所以學春而合樂於學宫順隂陽之動也秋而合聲於射宫順隂陽之静也射宫所以擇其賢否故曰考其藝而進退之

盱江李氏曰王者之師其備矣乎非直興於閭里抑又取於世族彼以父祖貴富宜有報上之心而況學習德行道藝孰不知忠孝之美佐之以金革則與夫

干賞蹈利傭徒鬻賣者葢有閒矣且大子將為君國
子將為臣君臣之分未定而恩義固已接矣則今日
之游卒未必不為嗣王之將帥也轡長馭遠有如是
哉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
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
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設賔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
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賔而以大夫為

賔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賔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鄭氏曰定位者為其始入踧踖揖而安定也設賔主者飲酒致歡也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天子使膳宰為主人公孤也疑自下上至之辭也公卿尊矣復以為賔則尊與君大相近

孔氏曰燕禮之初君獨升立於阼階之上明君尊莫敢適之義也皆引燕禮正經記者以義説之案燕禮

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君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皆北面所以然者定羣臣之位也定位之語及下居主位莫敢適之義皆記者之辭也公卿朝臣之尊賔又有敵主之義若以公卿為賔疑其敵君也為其嫌疑故使大夫為賔明其遠嫌之義也賔既至庭君降階一等而揖之是以禮待於賔也此諸侯燕臣子之禮而稱公故鄭知是上公得置孤孤止一人而燕禮云諸公者鄭註彼云諸者容牧有

三監也疑擬也是在下比擬於上故云自下上至之辭也

藍田呂氏曰燕禮射人告具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公升即位于席西鄉而與燕之諸臣皆未入也諸臣未入而君特立於席明是燕也君為之主非諸臣之敢敵也君既即位小臣納卿大夫士皆入門立公乃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皆少進爾近也進之使前也必爾之者所以定

臣位也既爾卿大夫然後射人請賔公曰命某為賔賔以大夫不以公卿之貴疑於君也賔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升就席乃以宰夫為主人以獻賔臣不敢亢君也君不敢以已尊莫亢而必伸賔主之敬臣不敢以為賔而必屈君之尊故燕禮之節至于以宰夫為獻主則禮之於賔主義之於君臣並行而不相悖矣君盡君之禮以下下故賔入及庭降一等揖之賔受爵拜君皆答拜臣盡臣之禮以事上故君舉旅

賜爵賔皆降再拜稽首君辭然後升成拜天下之理未有不交而成者也故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此所以君臣和禮義行也君臣父子長幼夫婦之倫吾性之所固有也君子之所以學先王之所以教一出於是而已故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之大分謂之經其屈伸進退周旋曲折之變謂之紀大德敦化經也小德川流紀也禮儀三百經也威儀三千紀也故君臣之義

其經見於朝覲其紀見於燕禮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長樂陳氏曰王燕則於司儀見王之所以燕諸侯者皆以齒也故曰王燕則諸侯毛是也於膳夫見王之所以為燕者皆非自為主者也故曰王燕飲則為獻主是已於大僕見王之所以燕者必於內朝之地也故曰王燕則大僕相其法是已於酒正見王之所以燕飲者亦必有多寡之數也故曰王燕則共其計是

已於鞮鞻氏見王之所以燕者亦必有樂以為樂也故曰掌四夷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龡而歌之燕亦如之是已然而其賔客牢禮之物獻酬交錯之數衣服器皿之用與夫樂舞節奏皆不得而攷之而頛達所以謂天子燕禮已亡者或是歟邦國燕至於邦國之相和君臣之相接禮義之相與恩好之相交又所以明嫌疑而不瀆别貴賤而不亂推而通之雖治教政令之所行民物事為之所尚者莫不皆有以致其象

寓其意此諸侯燕禮之義也蓋東南者天地温厚之氣也而接人以仁者主人之道故君之所立者萬物皆相見之地也爾卿大夫皆少進爾之者以示其相親而無嫌於褻也定位則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人以次就位是也阼階之上所以為主位而君席之所居者也西者作成之地也面乎西則其地乃東矣而東者造始之方也能造始則有君之道能作成則有臣之德是諸侯者屈之而為臣伸之而為君

夫卿大夫豈其偶者邪此所以西面獨立而無敵敵者也然猶未也位不辨則名不正等不别則分不明故膳夫者國之膳食之司也使之為獻主而不以君言君為主而大夫為賔則禮相敵而有所亢矣大夫者知足以帥人者也使之為賔而不以卿言卿為賔而主之者在君則體相親而有所疑矣疑為其近君也亢為其不臣也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記亦曰禮所以别嫌明微此膳夫為獻主而大夫為賔之

意也

嚴陵方氏曰南鄉爾卿大夫者以卿大夫在北面故鄉而爾之欲其皆少進以定位故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者西面則居東主居東則賔宜居西賔居西則主與之對立矣而此言特立者方見賔莫敢居西而與之敵也始則南鄉示君道也終則西面示主道也示君道者待之以臣禮示主道者待之以賔禮至於待之以賔禮猶莫敢居賔位以相敵焉是乃所

以深明君臣之義也適即適也適相當則為敵故也宰夫乃天官之膳夫爾非天官之宰夫也然亦謂之宰夫者皆以變制為事故也杜蕢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蓋謂是矣使宰夫為獻主者王氏謂燕飲酒則君與羣臣亦有賓主之道故不可以無獻主雖然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也故使膳夫為獻主而已蓋燕飲以食飲養賓而膳夫以食飲養王之官也使所以養王者養賓焉則王之厚意也所謂獻主者主

人飲賔曰獻葢攝主人而獻賔也亢禮莊子所謂分庭伉禮者也

石林葉氏曰言君南鄉則卿大夫少進而定位必北鄉也

君舉旅於賔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禄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虚取

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鄭氏曰言聖人制禮因事以託政臣再拜稽首是其竭力也君答拜之是其報以禄惠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燕禮臣盡禮於下君答之於上上下交歡而不相怨明君臣之義也君舉旅於賔謂舉

旅酬之酒以酬賔及君所賜爵謂特賜臣下之爵賔受君之酬及臣受君賜爵皆降自西階再拜稽首以受君恩又升堂更再拜稽首以成拜也故燕禮云公酬賔賔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賔升成拜鄭云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禮無不答言凡臣之拜君無不答所以示為上之道不虛取於下上必須報之也上下既須相報故在上明正道以教道於民民亦依君訓道有功報上君既薄斂於上民亦什一而

稅於下上下和平親睦而不相怨恨前明君臣相報此明君民上下相報上下和親是和也不相怨是安寧也和與寧禮之用也

藍田呂氏說見前

嚴陵方氏曰舉旅即下言舉旅行酬也旅序也舉爵以序行酬酢之禮也鄉飲酒禮亦謂之相旅即中庸所謂旅酬是也君所賜爵謂旅酬之外君有特賜之爵也升成拜者既降階而拜又升而拜以成前拜之

禮故也賔必再拜以明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答拜以明君上發爵賜禄以報功於臣故曰明臣禮也又曰明君上之禮也或言君或言臣或言臣下或言君臣上下皆互相備也言上則不特主君言下則不特主臣力言其才能言其藝民既有功則興事造業生財有道矣夫然後取之以什一之法也道之至於有功然後取之此其不虛取於民也寡乎什一則上之用不足多乎什一則下之財或匱唯其取

之以什一故繼之上用足而下用不匱也什一為天下之正如此亦由乎上之人明正道以行之而已和寧禮之用也以其國安而君寧故曰寧論語曰禮之用和為貴曲禮曰人有禮則安皆以是而已夫君臣上下之大義不過如此故曰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石林葉氏曰上以爵禄報下則下日奮而有功故禮無不拜下以功力事上則上見知而有賜故禮無不

答無不拜則非與亢禮無不答則非虛取也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人上下之義也道民而有功則勞心矣民出絲麻穀粟以奉上則勞力矣燕禮明君臣之義者何以異此方其君舉旅於賓而賜爵也固有恵於下而下拜之明其治人也及君答拜者明其食於人而已矣

馬氏曰禮者政之本政者禮之用則政常寓於君臣行禮之閒而禮常見於為政之際未有禮非其政而

政非其禮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鄭氏曰牲體俎實也薦謂脯醢也羞庶羞也

孔氏曰此明尊卑上下席位之所受獻旅酬之差貴賤先後之義席小卿次上卿者案燕禮上卿在賓席

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隅越於賓席而云次上卿者以俱南面東上遥相次耳大夫次小卿者案燕禮大夫在小卿之西故燕禮云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也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者燕禮于西階上獻士既受獻者立於阼階下西面北上獻庶子于阼階上既獻立於阼階下故云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也獻君君舉旅行酬者案燕禮宰夫為主人酌以獻賓賓飲畢酌以酢主人主人飲畢酌以獻君君飲畢

酌以酢主人更爵以受酢于阼階下飲卒爵主人又洗觚酬主人先飲卒爵酌以酬賔賔受觚坐奠於薦東訖小臣請媵爵者二人媵爵阼階下皆北面媵爵于公媵爵者先自飲畢媵爵者洗象觶酌奠于公席之前公坐取所媵之觶以酬賔賔于時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賔升成拜公立卒觶賔乃受公虛爵酌之酬大夫于西階上衆大夫相酬畢奠虛觶于篚此是獻君君舉旅行酬也而后獻卿旅行酬者案燕禮

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獻卿畢小臣又請媵爵者公使二人媵爵奠于公前公又行一爵若賔若長唯公所酬以旅于西階上大夫辯而止此是為卿旅酬也燕禮直云卿不云大卿小卿之異則小卿大卿俱同獻也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者案燕禮主人洗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辯受獻乃納工獻衆工畢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此是獻大夫為大夫而旅酬也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者案

燕禮說僂升堂坐之後主人獻士于西階上獻士辯又獻旅食賔媵觚于公公坐取賔所媵觶興惟公所賜乃就席坐行之終於大夫終受者興以酬士士舉旅于西階上此是獻士為旅酬也而后獻庶子者庶子卑不為之舉旅但無算爵之節執爵者酌而旅之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者公及卿大夫士等皆有等差但燕禮不載無以言也

藍田呂氏曰禮之所貴別而已矣親疏長幼貴賤賢

不肖皆別也大別之中又有細別存焉均親也而有斬衰大功小功緦麻袒免之異均長也而有父事兄事肩隨之異故以賤事貴有十等焉所謂王公卿士皁輿隸僚僕臺也君者積尊而為之也茍無差等民可得而犯之貴貴之義有所不行此亂之所由生也燕禮之別故上卿小卿大夫士庶子其席其就位皆有次獻君獻卿獻大夫獻士獻庶子及舉旅行酬皆有序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君臣貴賤之義極其

密察至于此者所以防亂也

嚴陵方氏曰小卿即下卿也言上卿則知小卿之為下言小卿則知上卿之為大仲尼燕居曰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故其上下之次如此獻庶子之後則不舉旅行酬者庶子卑故也周官諸子以下大夫二人為之而此則以居士之下者蓋諸侯之庶子故也由士而下無爵則此所謂士者上士而已容庶子以中下之等為之等者上下之義差者多少之差

石林葉氏曰獻卿及於士而後至於庶子者所以體異姓也葢内朝以親親為主則庶子在所先外朝以賢賢為主雖庶子必在所後

聘義第四十八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聘義者以其記諸侯之國交相聘問之禮重禮輕財之義也此於别録屬吉事此聘義釋儀禮聘禮之義但儀禮聘禮者謂大聘使卿故經云及竟張旜旜是孤卿所建也聘禮謂侯伯

之卿故經云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介凡五人故知侯伯之卿此聘義所釋包五等之卿故經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皆謂其卿也

藍田吕氏曰交際之義人道之所以羣也其交際也必有相見以結其驩間於見也必有相問以繼其好自天子至於庶人雖有貴賤親踈遠邇長幼之差其所以相問一也天子之與諸侯諸侯之與鄰國皆有朝禮有聘禮朝則相見聘則相問也朝宗覲遇會同

皆朝也存覜省聘問皆聘也故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一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是也有鄰國交修其好者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久無事則聘焉是也儀禮所載聘禮鄰國交聘之禮也聘義者所以釋其所載聘禮之義也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

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内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

鄭氏曰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弗敢質質謂正自相當

三讓而後傳命傳其君之聘命三讓而後入廟門讓
主人廟受也此揖讓主謂賔也小行人職云凡四方
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敬讓者君
子之相接賔讓而主人敬也
孔氏曰此篇總明聘義各顯聘禮之經於上以義釋
之於下也介數不同明貴賤有異也介所以傳達賔
主之命敬之至極也三讓而後傳命者謂賔在大門
外見主人陳擯以大客之禮待己已不敢當三度辭

讓主人不許乃后傳聘君之命案聘禮註云賔至末介相去三丈六尺上擯至末擯亦三丈六尺賔乃傳聘君之命於上擯即此傳命也三讓而后入廟門者謂賔既傳命之後主君延賔而入至廟將欲廟受賔不敢當主君在東賔差退在西相嚮三讓乃入廟門也三揖者初入廟門一揖也當階北面又揖二揖也當碑又揖三揖也而后升者謂主君揖賔至階主君讓賔升賔讓主君如此者三主君乃先升賔乃升也

凡如此者是賔致其尊敬讓主人之心也傳命與入廟門皆賔先讓若三揖至階三讓而升雖主人為首皆由賔讓而後至於三若賔不讓則不至於三是揖讓皆賔為主也聘禮賔及竟張旜君使士請事遂以入是使士迎于竟也聘禮賔至于近郊君使下大夫請行又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此大夫郊勞也大夫即卿也聘禮賔入門左公再拜是君拜迎于大門之内也聘禮及廟門公揖入納賔賔入門左升西楹西東

面是廟受也北面拜貺者君於阼階之上北面再升拜聘君之貺貺謂惠賜也聘禮云公當楣再拜是也拜君命之辱言所以北面拜貺者拜聘君之命來辱也此明主君尊敬聘客所以致敬於彼君之命也

藍田吕氏曰古者賓必有介介副也所以輔行斯事致文於斯禮者也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謀賓介此飲酒之賓介也大行人掌上公之禮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此朝覲之賓介也聘禮上公七介侯

伯五介子男三介此聘問之賔介也聘禮上介奉束
錦士介四人皆奉五錦則介凡五人舉侯伯之卿而
言之也禮之節文少則質多則文同則質異則文致
其文者乃所以盡其敬也故使人聘於鄰國一人將
命可矣必有介者以多為文也爵之高者其介多爵
之卑者其介寡以異為文也人臣之義莫大乎敬君
敬君莫大乎敬命使之受命不宿于家入竟而死以
棺造朝介攝其命備豫不虞如此其至不敢以死而

弃之則皆不敢質之義也不敢質故致文也其所以必致文者乃所以盡其敬也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愨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所謂已愨已蹙野人之義也非君子交際之文也君子之交際動無不文禮無不答故於傳命入門皆三讓三揖至階三讓而升此賔所以敬主人也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而廟受拜貺拜辱此主人所以敬賔也賔主之交爭相為敬讓則暴慢侵陵無自而生交日以親好

日以固此兵所以不用民所以休息也傳命入廟門皆三讓而聘禮不載有所略也

嚴陵方氏曰上公即九命作伯之上公也王之三公八命而已以其加三公之一命故以上言之周官行人上公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此言七介五介三介者以大聘使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故也以爵有貴賤則其介有多寡故曰所以明貴賤也介有三等末介傳中介中介傳上介以相繼而傳之故曰介

紹而傳命也紹而傳命則命不直達矣蓋以主君之尊而使臣之卑不敢與之亢禮故也故曰弗敢質質對也致尊言主人之尊賔致讓言賔讓而不敢受迎于竟則使士勞于郊則使大夫因為之隆殺焉廟受者受使者所銜之命也受必於廟所以致敬也拜貺者拜受所賜之物也拜辱見曲禮解侵言自此以侵彼陵言自下以陵上

山隂陸氏曰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

至也言紹則若上公七介皆相繼傳命也蓋如是而後盡父子之間以質為敬君臣之間以文為敬

石林葉氏曰周禮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謂親行聘之介也禮器言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所謂侯伯之卿使聘也此言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謂其使之介也順所以致謙故傳命而後入門入門而後升階三辭三揖三讓者謙也恭所以致勤故主愈近則禮愈加士迎之大夫勞之君親拜之勤也

謙則能相下故不相陵勤則能相敬故不相侵諸侯

所以兵不用也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

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

也

鄭氏曰設大禮則賔客之也或不親而使臣則為君

臣也

孔氏曰主國之卿為上擯接迎於賔大夫為承擯者

承副上擯也士為紹擯者紹繼也謂繼續承擯棨聘禮註謂其位相承繼又聘禮註云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其待聘客及朝賔其擯數皆然故大行人云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謂迎朝賔也若擯者五人則士為紹擯者三人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者二人擯者三人則士為紹擯者一人君親禮賔者謂行聘已訖親執醴以禮賔也故聘禮賔行聘訖宰夫徹几改

筵公出迎賔以入公側受醴賔受醴公拜送醴是也賔私面私覿者私面謂私以已禮面見主國之卿大夫私覿謂私以已禮覿主國之君以其非公聘正禮故謂之私案聘禮私面在後此先云私面記者便文無義例也面亦見也以其於臣禮故曰面也致饔餼謂行聘之日主君使卿致饔餼之禮於賔館案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註云牲殺曰饔生曰餼又曰飪一牢鼎九設於西階前腥二牢鼎二七設于阼

階前饒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是也賄贈者因其還玉之時主國之卿并以賄而往還玉既畢以賄贈之故聘禮還圭璋畢大夫賄用束紡是也饗食燕者謂主君設大禮以饗賓設食禮以食賓皆在廟也又設燕以燕之燕在寢也故聘禮云公與賓壹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是也或主人敬賓或賓答主人或君親接賓或使人致之是顯明賓客君臣之義也藍田呂氏曰擯者主國之君所使接賓者也主之有

擯猶賔之有介也大行人五人四人三人此王迎朝賔之擯也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則主待聘客之擯上公當三人侯伯二人子男一人矣聘禮聘儀皆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必三人而後備亦舉公禮而言之也鄭氏云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三人以王所以待諸侯之擯為諸侯所以待賔客之擯恐未然也擯有三者亦以多為文也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為上相相即擯也入詔禮

曰相出接賔曰擯宗伯卿也故曰卿為上擯小行人
諸侯入王則為承而擯行人大夫也所以接承上擯
之事故曰大夫為承擯紹繼也士職卑承官之乏以
繼其擯之事故曰士為紹擯聘禮賔卒聘事奉束錦
請覿所謂私覿也賔朝服問卿既致命出賔面如覿
幣所謂私面也君命未致使臣不敢以私見其君及
其卿卒君事乃得申其私敬也私覿見其君私面見
其卿或有以私面為見君者蓋列而言之則有見君

見卿之别此篇及聘禮所云私覿私靣是也離而言之則私靣即私覿亦可為見君如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私獻私靣楚公子弃疾見鄭伯以乘馬八匹私靣於君是也葢使臣之義則致其君臣之敬於所聘之君主君之義則致其賔主之敬於來聘之臣故公之禮賔及受私覿皆揖讓而進之臣降拜公辭然後升拜賔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賛入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以臣禮見也擯者辭賔出擯者取幣牽馬出

請受于賓賓禮辭聽命乃牽馬入設授幣堂上始以客禮見此君臣交致其敬者也既卒聘事然後敢私面私覿此臣獨致其敬者也設三擯以接之親禮以敬之致饔餼賄贈及饗食燕以盡其歡還圭璋以成其信此獨致其敬者也

嚴陵方氏曰擯者主國接賓之人而為之執事者也周官司儀所謂掌賓客擯相之禮是矣又謂之僎者鄉飲酒禮異也言上擯則知承之為中擯紹之為末

擯矣見主國之臣則曰面見主國之君則曰覿者與君言鄉臣言面同義然周官言私面而不言私覿論語言私覿而不言私面者蓋合而言之皆見而已饗則以酒為主食則以食為主燕則兼酒食而燕樂之也君親禮賔賔私面私覿以至於饗食燕所以明賔客之義也還圭璋致饔餼賄贈則使人致之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長樂陳氏曰食以食為主則尚禮饗燕以酒為主則

尚恩尚禮所以接於外尚恩所以結於内接於外者不可煩故食止於一而已結於内者欲其篤故饗所以至於再而燕禮所以至於無數

禮記集說卷一百五十九

禮記集說卷一百六十

宋　衛湜　撰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内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鄭氏曰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

孔氏曰此經明諸侯相聘問相厲以禮則内崇敬讓外不侵陵是自為正之具也天子立制使諸侯相於比年使大夫小聘三歳使卿大聘來聘使者行聘之時禮有錯誤則主君不親自饗食所以使賔恥愧自勉勸厲天子制此禮使諸侯相親是存養諸侯無兵革之患國家得正由其外親諸侯也案大行人諸侯之邦交歳相問也聘禮記云小聘曰問故鄭知小聘是歳相問也大行人又云殷相聘也殷中也謂三年

之時中而無事故稱殷也此經謂諸侯自相聘也而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與此不同者此經諸侯相聘是周公制禮之正法王制謂文襄之法故不同也

藍田呂氏曰王制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言諸侯之聘於天子也此篇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言諸侯交相聘天子制其禮也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食者聘禮所謂大夫來使

無罪饗之過則飜之異也上下不交則天下無邦人道所以不能羣也故先王之御諸侯使之相交以修其好必使之相敬以全其交其相交也必求乎疏數之中故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也其相敬也必相厲以禮故使者之誤主君不親饗食以愧厲之然後仁達而禮行外則四鄰相親而不相侵內則君臣有義而不相陵也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先王之制禮以善養人於無事之際多為升降之文酬酢之節賓主有司

有不可勝行之憂先王末之有改者葢以養其德意使之安於是而不憚也故不安於偷惰而安於行禮不恥於相下而恥於無禮則忿爭之心暴慢之氣無所從而作此天下之亂所以止於未萌也天子以是養諸侯諸侯以是養其士大夫上下交相養此兵所以不用天下所以平也禮之節文之多唯聘射之禮為然節文之多養人之至者也射以選諸侯之貢士以數與於祭數不與於祭而行慶讓則諸侯必自為

正於射禮矣聘以勸諸侯之交好使者之誤主君不親饗以愧之使者之愧有國者之愧也則諸侯必自為正於聘禮矣故二禮之義天子養諸侯之意為深故其義皆曰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長樂陳氏曰使者得禮而榮君之命則有光華失禮而辱君之命則有愧恥故厲其使所以厲其君厲其君則敬讓行而兵不用矣古之人以禮相愧厲而不以怒此所以相成之道也此孔子所以貴使於四方

不辱君命也

嚴陵方氏曰相厲以禮者天子制諸侯以聘而使之相尊敬則各相勉厲以禮也使者以傳言為事傳言而失豈足以為使乎故主君不親饗食而愧厲之也愧以愧其心厲以厲其行也禮以節為事故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禮以敬為心故相厲以禮則內不相陵也不相侵陵則兵不用各欲正已而已又安用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

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鄭氏曰圭璋用之還之皆為重禮禮必親之不可以已之有遥復之也財謂璧琮饗幣也受之為輕財者財可遥復重賄反幣是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既聘還圭璋輕財重禮教民廉讓之意玉以比德故以圭璋而聘賔將歸時致此圭璋付與聘使而還其聘君也凡行聘禮之後饗君用璧饗夫人用琮加於束帛還圭璋之玉是重其禮留其

璧琮之財是輕其財重者難以報復故用本物還之輕者易可酬償故更以他物贈之此是輕財重禮之義諸侯相厲以此則上行下效而民皆作其廉讓矣

鄭註禮必親之言若親往彼國則可以已國所有執往行禮也既不親往則不以所有寶玉遥復償他國所來圭璋故還之也璧琮是財輕故可遥復之

藍田呂氏曰聘禮執行人圭璋以致命天下之寶無尚於玉君子以玉比德焉言重我聘禮如玉之重且

以達其君之信也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半圭曰璋取法於陰陽之義也其圭璋典瑞所謂瑑圭璋璧琮以覜聘者也還圭璋而不還璧琮饗幣者聘以致命饗以致獻重命而輕獻所謂輕財而重禮也

嚴陵方氏曰以儀禮考之有聘必有饗聘君則以圭聘夫人則以璋饗君則以璧饗夫人則以琮聘先於饗其禮為尊尊之故圭璋特而達饗因於聘其禮為親親之故璧琮有所加焉圭璋固有繅然特藉玉以

為禮而已異乎璧琮之加於束帛以為財也故後言圭璋特達以此

廬陵胡氏曰若諸侯朝天子則雖圭璋亦受之而不歸小行人饗天子用圭饗后用璋是也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内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

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内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鄭氏曰厚重禮厚此聘禮也不能均如此言無則從其實也言盡之於禮欲令富者不得過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待賔之厚所以尊重聘禮并行禮讓則君臣内外不相侵陵所以諸侯務焉上公之臣出入三積故司儀云遂行如入之積若侯伯以下之臣則不致積故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

註云侯伯之臣不致積也案聘禮致客有饔有餼今

直云餼客者略言之於舍謂於賔館五牢之具謂飪

一牢在賔館西階也腥二牢在賔館東階也餼二牢

在賔館門内之西是皆陳於内也案聘禮米三十車

設于門東東陳禾三十車設于門西西陳薪芻倍禾

鄭註云薪從米芻從禾乘禽謂乘行羣匹之禽鴈鶩

之屬聘卿則每日致五雙也羣介皆有餼牢者鄭註

掌客云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爵大夫也則飧

大牢饔餼三牢爵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牢也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者此謂聘卿也一為之設食再為之設饗其歡燕與當時之賜無常數也古之用財不能均平常厚言厚則從其豐無則從其實古之用財既有隆殺而相聘之事費用如此豐厚者言豐財以行禮盡禮而用財雖有其財唯盡極於禮不可禮外過用其財也若用財能以禮自制不得過則於國內上下和睦君臣不相陵四鄰歸懐外不相侵也故

天子制此聘禮諸侯務而行焉

藍田呂氏曰上公五積卿下其君二等則三積也三積皆有牢禮米禾芻薪也致積之禮唯諸公之臣有之故聘禮不載也積者致重禮於其出入也饔餼者致重禮於其舍館也乘禽二羞俶獻將其勤也饗食燕盡其歡也皆所謂厚重禮也古者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至於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故有祈以幣更賓以特牲者則用財於賔客不皆如此之厚也然禮存其

數者將使富而奢汰者不敢過制而儉嗇者不敢不盡也不敢過不敢不盡則盡之於禮此天子所以養諸侯使内外不相侵陵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主國謂主君之國也出入謂從來訖去也積若委積之積羣介皆有餼牢則無飪腥矣以殺於使臣故也燕饗於饗饗饗於食於食則一於饗則再於燕則與時賜無數盡之於禮則人各守其分故内君臣不相陵外不相侵也

山陰陸氏曰據周官侯伯七十雙今曰日五雙雖曰諸侯大夫不應如是之懸也蓋日五雙旬而稍所致之禽也據聘禮旬而稍乘禽日如其饔餼之數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侯伯再食再饗子男一食一饗則上公之使食視子男饗視侯伯其米二十車禾三十車倣此據侯米三十車禾四十車子男米二十車禾三十車燕與時賜無數聘禮謂之僟獻獻言禮賜言義不言禽羞從時賜也故曰禽羞僟獻

石林葉氏曰饔牢天産陽物也故陳於内米禾芻薪地産隂物也故陳於外饗所以訓恭儉也故至于再燕與時賜以示慈恵也故無數聘禮雖具如此而財有所不及則不必備然而苟有其財亦未嘗不盡於禮此先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也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

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内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

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鬭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孔氏曰前經說聘禮既畢此一節又申明行聘之時禮儀既大日晚始罷故記者引唯勇敢之人能成禮事故於此明之此是聘義兼明射者以强有力之人非但聘而行禮又能射為武事故總明之聘射至大之禮非如冠昏暫時即畢也幾近也日近中而后禮

成非强有力弗能行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謂射禮也欲射之時先行燕禮唯以禮獻酬不敢恣意醉飽若行聘禮但酌醴禮賔無酒肴之事故知此唯據射也日莫晩人斯懈倦猶齊莊而自整齊不敢懈怠以成就禮之節制此亦謂射禮故下即云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也以正君臣謂賔射前行燕禮也以親父子和長幼謂鄉射前行鄉飲酒之禮也以上之事衆人所難君子之人特能行之故謂有行身能

有行則事得其宜故云有行之謂有義有義則有果斷故云有義之謂勇敢此總覆說聘之與射也勇敢射之所須強有力聘之所須天下無事謂兵革休息故用之於聘射之禮義有事謂軍旅數起故用於戰鬬必得勝也

藍田呂氏曰節文之多唯聘射之禮為然故曰至大禮也質明行事至於日幾中而禮成酒清肉乾而不敢飲食非心夷氣平強有力而不憚煩則不能也非

齊莊中正知所尊敬而不敢懈則不能也君臣父子
長幼之義皆形見于節文之中人之所難我之所安
人之所懈我之所敬故能行之者君子也君子之自
養也養其强力勇敢之氣一用之於禮義戰勝則德
行立矣其養人也養其强力勇敢之氣一用之於禮
義戰勝而教化行矣此所以外無敵内順治國之所
以安也射禮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
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其未射也先行獻酬之節極於

繁縟故有酒清肉乾而不敢飲食者也若聘禮則受聘受饗請覿然後酌醴禮賓無酒清肉乾之事特以節文之繁與射禮等皆至日幾中而禮成故射禮兼言之也

長樂陳氏曰聘之為禮養諸侯而兵不用射之為禮亦養諸侯而兵不用是皆至大之禮非强有力者不能行之齊以言其心莊以言其容正齊以言其儀言養諸侯而兵不用又曰天下有事用之於戰勝何也

蓋先王之禮可以常安而不能使安之必常可以杜亂而不能使亂之必杜則禮義在我而兵戰在天在我者不可不修在天者順之而已故用之於兵戰亦至於無敵也

嚴陵方氏曰此聘禮兼言射者賔聘亦有射故因而明之且賔有賔之射則聘有聘之射明矣自質明始行事而下以言聘之難行也自酒清人渴而下以言射之難行也酒以久故清肉以久故乾揚子言日昃

不食肉射又至於日莫者以先行禮而後射故也一有一亡為有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義理禮之文也而無文不行故有行之謂有義勇敢言其發於内者强有力言其形於外者兩相交為戰我克彼為勝戰勝則因與彼敵故曰外無敵禮義則本乎我治故曰内順也戰勝合天下之公義故用之於禮義則足以順治爭鬬由一時之私忿故誅之以刑罰而謂之亂也

山陰陸氏曰禮成猶言反饋樂成樂於是成焉爾非訖於斯也鄭氏謂禮畢非是齊內也莊外也正內也齊外也有義之謂勇敢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

新安朱氏曰案疏云此雖總結聘射然自酒清肉乾曰莫成禮父子長幼之語似據射鄉而言恐射鄉之義失次在此或相因而言歟

石林葉氏曰古之所謂勇敢而强者勇於義而已唯其勇於義故能行禮能行禮則習其俯仰而行列得

正焉習其進退而坐作得齊焉故施之於戰勝則無敵者此也所謂盛德者以其備具而已猶禮器謂大備盛德是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

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
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
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鄭氏曰碈石似玉或作玟也色柔溫潤似仁也縝緻
也栗堅貌劌傷也義者不苟傷人也垂之如隊禮也
禮尚謙卑也樂作則有聲止則無也越猶揚也詘絶
止貌也樂記曰止如槀木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閒美
者玉之性善惡不相掩似忠也孚讀為浮尹讀如竹

箭之筠浮筠謂玉采色也采色旁達不相隱翳似信也虹天氣也精神亦謂精氣也山川地所以通氣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璧琮則有幣唯有德者無所不達不有須而成也道者人無不由之言念君子言我也貴玉者以其似君子也

孔氏曰以聘用玉因論玉有諸德而結成聘義之篇與疑辭也孔子言貴玉由其德德非以少也玉色温和而潤澤故似仁玉體密緻而堅剛似知廉稜也玉

體雖有廉稜而不傷割於物故似義垂之而下墜似禮以物叩擊其聲清泠發越以長遠其擊之終音聲則詘然而止不如鐘聲聲罷猶有餘音也故似樂玉在山川之中精氣徹見於外與地同也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同人之有德不假他物而成也天下貴之與道相似故云道也引詩秦風小戎之篇美秦襄公之詩證玉以比德也

藍田吕氏曰因聘禮用玉故以子貢問玉一章附於

聘義之末君子不貴難得之貨故玉之貴非以寡碈之賤非以多也玉者山川至精之所融結其德之美有似乎君子故君子服之用之所以比德而貴之也碈石之似玉者也似是而非君子賤之如紫之於朱莠之於苗鄉原之於徳也玉氣粹精之所發則溫潤而澤如君子之仁溫厚深淳之氣形諸外也玉理密緻而堅實如君子之知密而不疏則中理堅而不解則可久也金之有廉雖利也用之則傷玉之有廉雖

不利也用之則不能傷如君子之義其威雖若不可犯卒歸於愛人而已玉之體重垂之則如墜而欲下如君子之好禮以謙恭下人為事故曰禮也凡聲滯濁而韻短者石也清越而韻長者玉也始洪而終殺者金也始終若一者玉也此玉之聲所以與金石異也其終詘然所謂始終若一所謂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樂之始作翕如至于皦如以成歌者止如槀木其合止皆無哀殺之漸則君子於樂其終詘然如玉

之聲也玉之瑜者其美也瑕者其病也玉之明洞炤乎内外瑜瑕不能相揜如君子之忠無隠情善惡盡露而無所蓋故曰忠也孚尹未詳或曰信發於忠謂之孚也信也尹或訓為誠亦信也玉之明徹藴於内而達於外猶君子之信由中出也先儒以孚為浮以尹為筠如竹箭之筠謂玉采色也其文其音既悉有改義亦無據恐未然也玉之瑩者光氣能達于天所謂氣如白虹也韞諸石中則光輝必見所謂精神見

于山川也如君子之達于天則與天同德充實而有光輝則與地同德也玉之為璧琮其用也必有幣以將之玉為圭璋特達而已不用幣也如君子之德無待乎外也莫非物也玉之為物天下貴之莫非道也君子之道天下尊之故曰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長樂陳氏曰古人用玉皆象其美若鎮圭以召諸侯以恤凶荒所以用其仁也穀有食玉所以用其知也牙璋以起軍旅所以用其義也國君相見以瑞相享

以璧所以用其禮也樂有鳴球服有佩玉所以用其樂也邦國以玉節所以用其信也琬圭以結好琰圭以除慝所以用其忠也四圭有邸以祀天而蒼璧以禮天此用其能達於天也兩圭有邸以祀地而黄琮以禮地此用其能達於地也圭璋特達此用其能達於德也已饗而還圭璋已朝而班瑞此皆古之為器以用玉之美者也古之言比君子於玉者若比於仁則詩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是也又比於知則詩曰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也有比於樂則孟子曰玉振終始條理是也有比於信則揚子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是也有比於忠則傳曰瑾瑜匿瑕國君含垢是也有比於德則詩言如圭如璧是也有比於道則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是也此古人比君子於玉者也　又樂書曰義近禮仁近樂仁義人道也禮樂資之以為本禮樂人文也仁義資之以為用垂之如隊禮也以卑為尚故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

終詘然樂也以反為文故也君子比德於玉而禮樂與焉豈非禮樂皆得謂之有德歟

嚴陵方氏曰君子貴玉而賤碈者豈以其多寡而為貴賤哉玉之所以可貴者有德存焉爾故曰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下文所言皆其德之别也澤則言其潔而明也廉言有分際以自守劌言有刻制而無傷禮以卑為體而以重為德故曰垂之如隊禮也

山陰陸氏曰廉而不劌義也若陳仲子廉而劌者也

孚尹旁達尹正也孚尹猶言信正言玉堅貞之徳外達信也升氣如虹上達隠見無常是之謂天精神見於山川所謂石韞而山輝水為之五色此歟精神妙矣以猶有所麗是故謂之地

石林葉氏曰人之大徳曰仁故先温潤而澤有仁未嘗無知故次之以縝密以栗有知矣非義則不足以制事故次之以廉而不劌義所以充實乎内禮所以節文乎外故次之以垂之如隊立於禮必成之以樂

故次之以其聲清越以長自仁而至成於樂則修身之至矣可以出而應物故忠者不欺於内外則次之以瑕瑜不相掩也忠以待物而物必信故次之以孚尹旁達也忠信人德而已人德備則與天地參故次之以氣如白虹精神見乎山川也與天地參則歸於德而退藏於道矣故終之以圭璋特達天下莫不貴者也

馬氏曰玉之為德散而言之雖有十者之名合而論

之皆謂之德君子之所貴者特此德也然詩曰温其如玉則温者温潤之仁而已其能盡玉之德乎盖温者德之始言始所以見終也論語言孔子之五德則始以温夔教胄子以四德亦始於温而詩亦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豈非温者德之始歟觀夫天時以春温為四時之始皆此意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喪服四制者以其記喪服

之制取於仁義禮知也此於別録舊説屬喪服然以上諸篇皆記儀禮當篇之義故每篇言義也此則記者別記喪服之四制非記儀禮喪服之篇故不云喪服之義也

長樂陳氏曰冠義修之身者也昬義修之家者也鄉射修之鄉與國者也燕聘四制修之國與天下者也其序如此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隂陽順人情故謂之禮

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隂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鄭氏曰禮之言體也故謂之禮言本有法則而生也

口毀曰訾吉禮凶禮異道謂衣服容貌及器物也取之四時謂其數也取之人情謂其制也

孔氏曰此篇總論喪之大體有四種之制又明三年

喪以下節制之差結成仁義之事天地之閒皆禮以體定之四時陰陽人情無物不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者言門内主恩若於門外則變而行義尊卑有定禮制有恒以節為限或有事故不能備禮則變而行權是皆從宜取之人情也恩屬於仁理屬於義節屬於禮量事權宜非知不可人道具矣此總結四制之義

藍田吕氏曰先王制禮之意象法天地以達天下之

情而已書曰天敘有典體也人倫之謂也天秩有禮用也冠昏喪祭射鄉朝聘之類也二者皆本於天此禮之所由生也禮之有吉凶猶天之有陰陽可異而不可相干也禮有恩有理有節有權猶天之有四時可變而不可執一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人道具則天道具其實一也

嚴陵方氏曰恩則有所愛故曰仁理則有所宜故曰義節則有所制故曰禮權則有所明故曰知此四者

人之所由廢一不可也取之者謂取而法之故也其所謂則也順也蓋亦若是而已

馬氏曰天地者禮之本也隂陽者禮之端也四時者禮之柄也人情者禮之道也恩理所以厚其死節權所以存其生厚其死者故為父斬衰三年為君亦斬衰三年存其生者故曰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

廬陵胡氏曰一體不備不足謂之成人體者何也禮也所謂大體者何也體天地法四時則隂陽順人情

禮之大體也非禮之大體不足以為大非聖人不足以知禮之大故曰訾之者是不知禮言陰陽四時人情而不言體天地者天地囊括此三者也言仁義禮知而不及信者仁義禮知非信不立既言人道具則信在其中可知矣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

者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四制之中恩制并義制也父恩最深故特舉父言之其實門内諸親之服皆恩制也門内之親故得行私恩揜公義若公羊傳云有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是也門外謂朝廷之閒公朝當以公義絶私恩若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也資於事父言操事父之道以事君則敬君與父同也貴貴謂大夫之臣事大夫為君大夫尊貴臣

能盡敬故曰貴貴也尊尊謂天子諸侯之臣事天子諸侯為君同為南面臣能極敬故曰尊尊也義斷恩門外如一雖復大夫與王侯有異而其臣敬不殊故並云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同於父也

藍田呂氏曰父子之道天之合也其愛不可解於心以恩制者也君臣之道人之合也義則從不義則去以義制者也情之至者遂之則無窮也情至于無窮則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可繼道所以不行此不可

不以節制者也遂其所不得申則無等差施之於所不必用則事無實責之於所不能具則力不給必之於所不能行則人告病此不可不以權制也故恩莫大於父服莫重於斬衰極其恩而制其服也極天下之愛莫愛於父極天下之敬莫敬於君愛敬生乎心與生俱生者故門內以親為重故為父斬衰親親之至也門外以君為重故為君亦斬衰尊尊之至也內外尊親其義一也故以事父之義施之君此君之服

以義制者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遂其無窮之情則情之過者不至於滅性傷生則不止也情之不及者不知其所勉矣故三日而殯未殯不食既殯食粥納財朝莫皆一溢米三月而葬未葬不沐既葬將虞然後沐浴朞而小祥既小祥然後練冠練衣葢毀不可以久久則滅性以死傷生不得伸其孝矣天性之恩非不重也然先王制禮必立之中制使賢者不敢過不肖者不敢不勉此道之所以行而無弊

也恩雖重也歲月之久則不可不除故喪不過三年苴麻之哀所以為至痛飾也非求乎完且久故服雖敝而不補葬之為言藏也封之所以識也非求乎高大而終不夷也故墳墓不培哀雖甚也已過則不可不樂故既祥而後樂者皆所以示恩重哀亦不可以無終此所以為之節也魯昭公十九有童心比葬三易衰傳亦記其違禮也孔子既得合葬於防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曰防墓崩孔子泫然

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蓋不修墓者先王所以節孝子之心孝子雖所不忍言而不敢過也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曰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又曰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子路出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善矣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由此觀之既禫徙月然後可樂然孔子亦未以朝祥暮歌為非而既祥五日彈琴乃躬

行之何也蓋祥者吉也自練至于祥漸而即吉則古人既祥可樂矣然又至于禫之徒月為樂不忍遽也以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孔子謂加於人一等推之則樂可行於既祥然行於既祥善也既禫猶不樂此加於人一等也記謂孔子既祥五日而彈琴又曰踰月則其善其說皆可疑也此篇乃曰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其說尤不可取除喪乃可為樂未聞為樂以告喪之終仁人孝子之情疑不出乎此也謂既祥而

樂猶可矣祥之日鼔素琴或未然

嚴陵方氏曰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則恩之厚者莫如父斬衰服三年則服之重者莫如斬衰服之重輕凡以稱恩之厚薄爵有貴賤而貴莫貴於君位有尊卑而尊莫尊於君故曰貴貴尊尊

馬氏曰貴貴者以賤言之尊尊者以卑言之有爵者為貴無爵者為賤尊者爵之上者也卑者爵之下者也士庶人無爵故為賤卿大夫有爵故為貴有爵而

為貴則不可以謂之賤也其視於天子諸侯卑而已矣故曰貴貴者大夫之君也尊尊者天子諸侯之君也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朞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朞者見無二尊也

鄭氏曰食食粥也沐謂將虞祭時也補培猶治也鼓素琴始存樂也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孔氏曰此一節明四制之中節制也士虞記曰沐而不櫛虞後有事得沐浴也故雜記云非虞祔練祥無沐浴苴麻之衰雖破不補一成丘陵之後不培益其土大祥鼓素琴始存省此樂以上事教民哀有終極以禮節為限制此下申明節制欲尊歸於一言持事父之道以事於母恩愛雖同服乃有異以不敢二尊

故也

藍田呂氏解見前

嚴陵方氏曰練謂練帛以為冠毁謂瘠其身毁而過制則傷生矣鼓琴固所以散哀止以素而不加飾以示有漸也凡此皆以禮節之而不使過哀焉事君同事父之敬而愛則異者以其內外之别也事母同事父之愛而敬則異者以其尊親之殊也

馬氏曰君者疏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尊同故為君

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母者親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故父在為母齊衰朞以權制者也疏者宜殺而以尊隆之故曰義親者宜隆而以早殺之故曰權權不可以為正者也

賈氏曰子為母屈而朞心喪猶三年故父雖為妻朞而除三年乃娶者達子心喪之志也儀禮疏

河南程氏曰古之父在為母服朞今則皆為三年之喪皆為三年之喪則家有二尊矣可無嫌乎處今之

宜服齊衰一年外以墨縗終月算可以古之禮全今之制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杖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秃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鄭氏曰五日七日授杖謂為君喪也扶而起謂天子

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面垢而已謂庶民也髽婦人也男子免而婦人髽髽或為免

孔氏曰此一經明四制之中權制也所以先明杖者以下有不應杖而杖又有應杖而不杖皆是權宜故先舉正杖於上杖之所設本為扶病而以爵者有德其恩必深其病必重故杖者為爵者設故云爵也三日五日七日歷敘其爵之人也曰擔主者喪服傳云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鄭註云擔假也尊其為主假

之以杖輔病者喪服傳云非主而杖謂庶子以下雖
非適子皆杖為其輔病故也婦人童子不杖謂未成
人之婦人幼少之男子也王侯委任百官不假自言
而事得行故許子病深雖有杖不能起須人扶也大
夫士旣無百官喪服須已言而後行故不許極病所
以杖而起庶人無人可使不許病故有杖不用面有
塵垢之容而已子於父母貴賤情同而病不得一故
為權制髽者婦人之大紒重喪㡀麻繞髮秃者無髮

故不髽男子秃亦不免也袒者露膊傴者可憎故不露也跛人脚蹇故不跳躍老及病身已羸瘠又使備禮必致滅性故酒肉養之夫喪禮宜備今有此八條不可强逼故聖人權宜制也所謂八者謂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秃者五也傴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八也庾氏云父存為母一也不數杖與不杖之科

藍田呂氏曰先王制禮不遂其所不得申上文父在

為母齊衰朞是也不施於所不必用婦人童子不杖是也不責其所不能給身自執事面垢而已是也不必其所不能行禿者不髽傴者不袒之類是也四者禮有所不能行故以權制之也所謂凡此八者父在為母齊衰朞一也婦人童子不杖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不髽五也傴者不袒六也跛者不踊七也老病不止酒肉八也先儒以為母朞為屬前章而加扶而起為一夫不言與扶而起乃喪禮之當然

貴者盡之賤者有所不得遂故有杖而起者有面垢者蓋以權制也若扶而起則禮之正非權也父在為母朞正以權制而云屬前章非也庾氏之取父存為母為一而不知扶而起非權又不數婦人童子不杖之科亦非也先王制禮其本致一而不可二也婦人已嫁為夫斬為其父齊衰朞其致一於夫雖父不得而抗也親莫隆於父母父在為母齊衰朞其致一於父雖母不得而抗也故愛有等差仁義所以並行而

禮所由立致于一也喪之有杖所以輔病也孝子毁瘠之至非杖不能起後世因之以為節文親喪則親者杖君喪則有爵者杖童子當室則杖皆以其主喪而有杖故曰擔主也喪服傳曰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鄭氏以擔音假曰擔假也尊其為主假之以杖字訓未之見恐止音擔擔負荷也負荷所主之喪故授之以杖也國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大夫之喪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

士之喪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則婦人有杖矣此云婦人不杖者先儒云謂皆以幼不能病故不杖其義然也

嚴陵方氏曰伊耆氏言軍旅有爵者杖則不特喪事為然凡以優貴者也三日五日七日則以爵之貴賤而為授之早晚節也凡此皆非禮之經故曰以權制權者反經而合道也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朞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

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

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

鄭氏曰不偯哭不絶聲也不觧不觧衣而居不倦息也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言不文者謂喪事辨不所當共也孝經説曰言不文者指士民也唯而不對侑者為之應耳言謂先發口也此謂與賓客也

孔氏曰此一節覆明前經四制之中節制之事喪三年為限節朞之閒朝夕恒哭三年憂者不復朝夕哭

但憂戚而已恩漸減殺也聖人因孝子情有減殺制為限節此喪之中平常行之節也既虞之後施梁而柱楣故云諒闇之中對而不言對其所問之事不餘言也言而不議但言說他事不與人論議相問答也藍田呂氏曰子之於親天性也不可解於心也執親之喪創鉅痛深雖日月之久豈有殺乎此君子所以有終身之憂然喪必有月算服必有變除天地已易四時已變哀之感者亦安能無殺創鉅者其日久痛

甚者其愈遲此以恩之薄厚而有久近之殺也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朞悲哀三年憂此以日月之久近而有哀戚之殺也始死哭不絶聲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此三日不怠也未葬哭無時居倚廬寢不絶絰帶此三月不解者也既虞卒哭惟朝夕哭此朞悲哀者也既練不朝夕哭哭無時謂哀至則哭此三年憂也君子之居喪期合乎中者也有如是之隆殺聖人因隆殺而制其禮所謂品節斯斯之謂禮者也禮者所以

教民之中故三年之喪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敢不勉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古之道也書獨稱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者先王之禮墜王者之貴有不能行之者高宗以善喪聞而廢禮所由興故善之也慈良於喪善喪之謂也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云諒闇闇陰同義信默之謂也鄭氏不見古文尚書其說迂遠殆不可取不言而後事行此人君之喪禮故高宗三年不言也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故言不

文此士大夫之喪禮也所謂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非人君而亦不言者謂與賓客接也若治喪之事則亦言而後行事也唯而不對相者代之對也對而不言應之而不倡也言而不議者無往反酬問也議而不及樂有往反酬問而不及樂事也此因論三年不言與言不文而及之也故備引五服之喪哀之發於言語之節也

山陰陸氏曰孝常行也今載而高之則以不能喪者

多故也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六親不和有孝慈中宗中而已高宗中而高焉故曰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朞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强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鄭氏曰仁有恩者也理義也察猶知也

孔氏曰此一節更覆結居父母之喪能終此三節可以知其德行三節者初喪至沐一也十三月練二也三年祥三也仁者居喪可以觀其知愛親知者居喪則合道理强者居喪則能守其志節用禮以治喪事用義以正喪禮則是孝子弟弟貞婦也

藍田吕氏曰父母之喪其大變有三始死至于三月一也十三月而練二也三年而祥三也莫不執喪也善於此者難莫不善其始也善於終者難故終兹三

節以善喪稱者則孝子弟弟貞婦可得而知也惻怛痛疾悲哀志懣非仁者之篤於愛則不能也然哭踊無節喪朞無數服不別精粗位不別賔主乃野人夷狄直情徑行者其知不足道也哀之發於容體發於聲音發於言語發於飲食發於居處發於衣服輕重有等變除有等至于襲含斂殯之具賔客弔哭之文無所不中於禮非知者之明於理則不能也然有其文矣實不足以稱之有其始矣力不足以終之其强

不足道也喪事不敢不勉此強有志者之所能也故古之善觀人者察其言動之所趨而知其情驗其行事之所久而知其德親喪者人之所自致者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則其仁可知矣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則其知可知矣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則其強可知矣故君子之觀人常於此而得之

禮記集說卷一百六十